



# 阿塞拜疆黑色黄金

伊恩·皮尔特

上帝的恩赐，  
英雄的功勋

## 这怎么可能？

和许多西方专家一样，25年前我刚到阿塞拜疆时，对石油工业并不感兴趣，因为这个行业脏乱、污染、破坏地球等等。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实习人员的英语培训，使他们可以胜任这个行业的工作。我的工作内容之一是教授阿塞拜疆工程师英语。通常是从零开始，在六个月内让他们达到用英语有效工作的水平。这是我做过的最吸引人的语言培训。如果学员们顺利通过考核，他们就能获得一份合同。在这个新兴的、刚刚独立的国家，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金饭碗。看到一些四五十岁的男性，其中一些人已经二三十年没踏进过教室了，我却可以将他们的知识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这真是令人鼓舞。

虽然大多数课程是在一个培训中心进行的，那儿里海的石油特别丰富。但2001年的一些语言培训是在海上平台的生产现场进行的。虽然称为“海上”平台，但里海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大的湖泊。那次直升机飞行之旅令人难忘，原因有二：首先，下方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条纵横交错、仿佛无穷无尽的堤道，我感到无比惊讶；其次，当我降落在平台停机坪上时，更是惊叹不已。“这个他们是怎么建造的？就在这里！距离巴库120公里，地下120米。”当然，油田参观严格遵守安全和环境法规，这更加深了人们的敬畏之情。



## 这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中……

后来,当我们回到陆地上时,堤道网不断在我脑海中浮现,激起我强烈的好奇心。得知它们是“油岩”工程的一部分,而该工程始建于1949年,我更加渴望去亲眼看看,了解更多。我还坚信,这将有助于作为教授石油工人英语的我更好地了解学生们将面临的工作和环境,以及他们需要哪些用语以便有效地开展工作。



考虑到安全问题,国家石油公司SOCAR最终在2007年批准我们一小组人前往考察。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上最古老的海上石油平台位于距离阿塞拜疆伸入里海的“喙”40公里处,因此乘坐直升机只需12分钟即可到达其中现存的一个堤道。最初的200多公里油田中,约有50%毁于动荡局势、恶劣天气以及摇摇欲坠的苏联经济。但“油岩”仍然屹立不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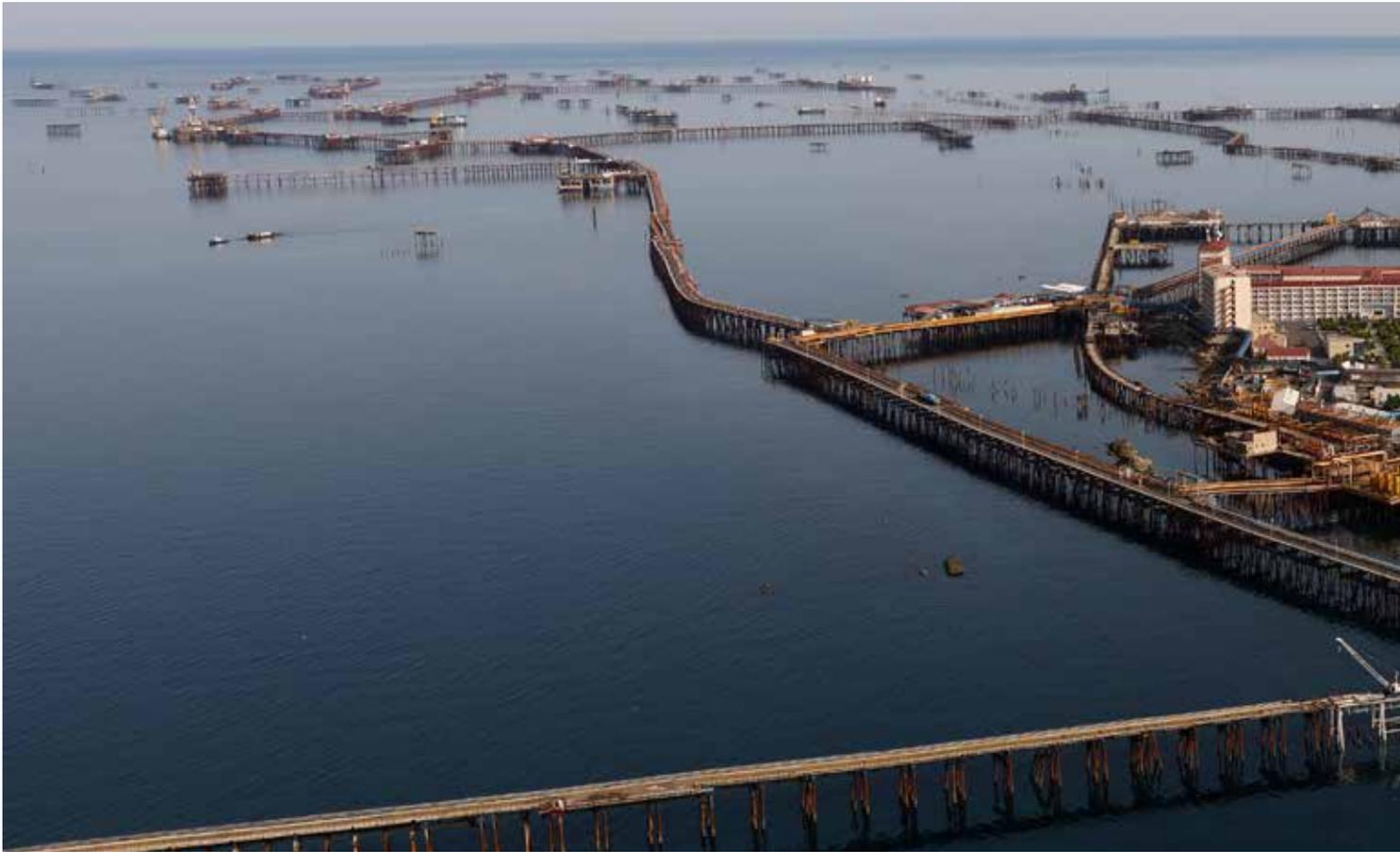
飞机降落后,一辆小巴接到我们,沿着堤道把我们送到“中心”。更让我们震惊的是,我们发现自己站在一栋九层高的公寓楼前,这里住着大约2000名石油工人,他们实行两周轮班制。这是真实的吗?这栋公寓楼基本上就是建在石头和桩子上的!还有盖达尔·阿利耶夫公园。公园里有树木、草坪、鸟儿,还有长椅,供人们在温暖的日子里放松身心!还有一家面包店,每天都会分发所需的新鲜面包。

## 英雄们

博物馆让我们了解了这段历史：这项工程始于1948年，当时的条件几乎难以想象。除了从海浪中伸出的一小块岩石脊外，几乎没有区域可供使用。由谢马哈本地人米哈伊尔·卡韦罗奇金领导的一支队伍在1949年末设法开采出了一个石油喷口。在接下来的八年里，他们的勘探不断深入。开采工作一直持续到1957年，而同一年他们遭遇了意外：11月的一个夜晚，一场暴风雨吞噬了整个钻井平台，连同20名船员。工人全部遇难。

我经常漫步于巴库市中心，每次都会对美国大使馆对面的一条街道感到好奇。那里常年刮风，冬天狂风呼啸，夏天异常凉爽。我承认，内心深处，我常常腹诽市政当局建造这样一个风洞。他们在进行街道规划之前难道没有研究过风向吗？然后我看了看街道的名字：你猜怎么着！也许这里的风是为了纪念那些工业英雄而吹的。总之，每次路过这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愣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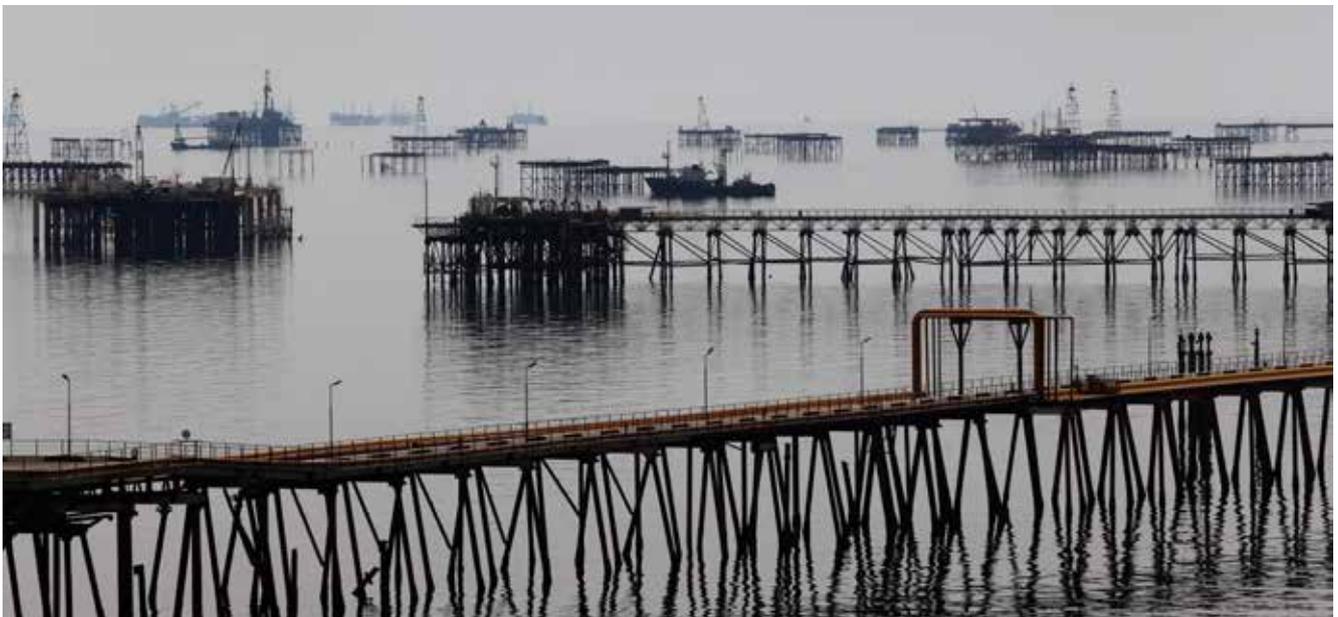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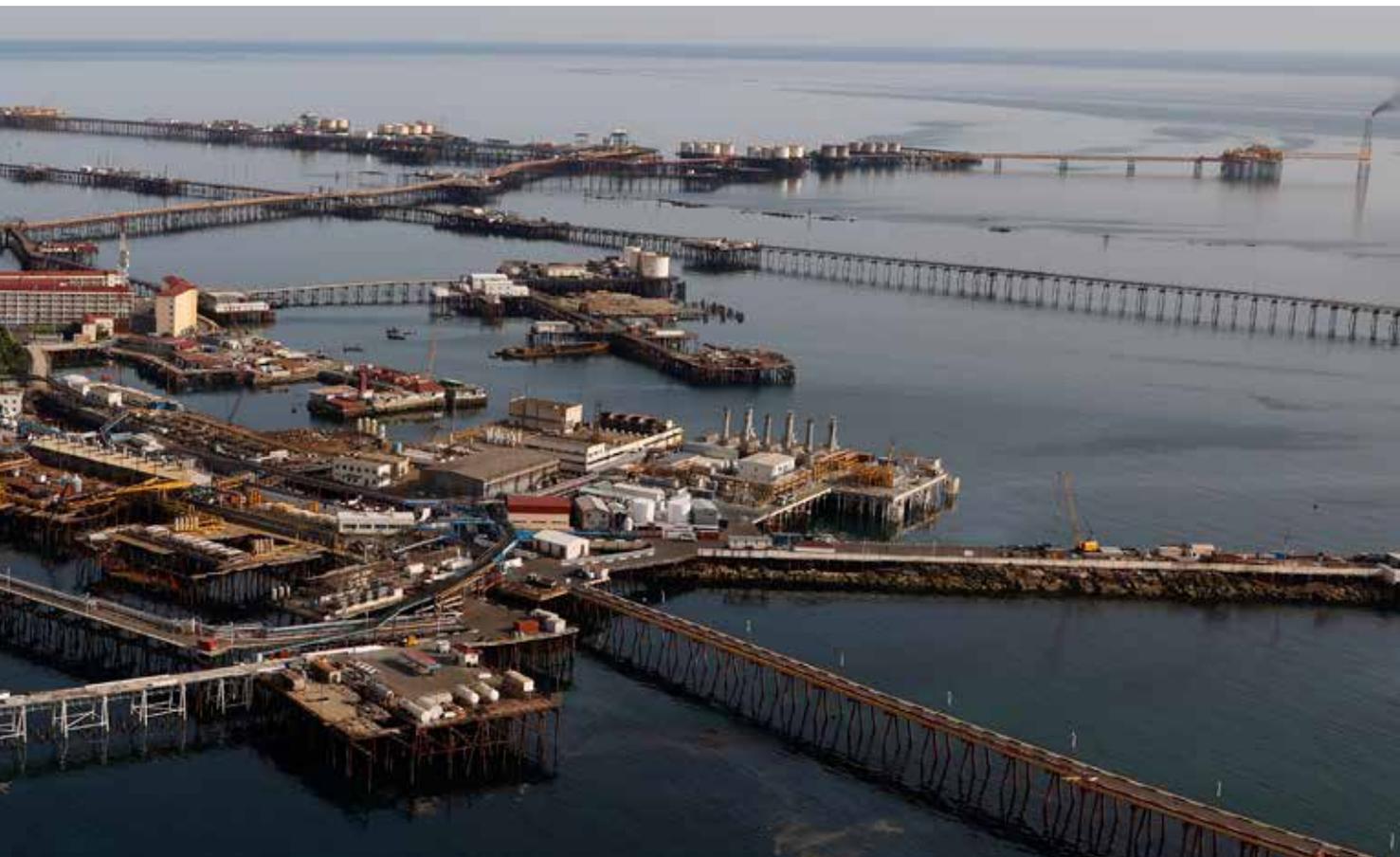


## 第一次石油工业繁荣

再简要回顾一下这个国家早期的工业历史。第一次石油工业繁荣始于19世纪末,当时俄国沙皇允许私人拥有帝国境内的油田。这吸引了

诺贝尔家族(没错,这就是著名的诺贝尔奖金的创立者)、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等人。到20世纪初,巴库的石油产量几乎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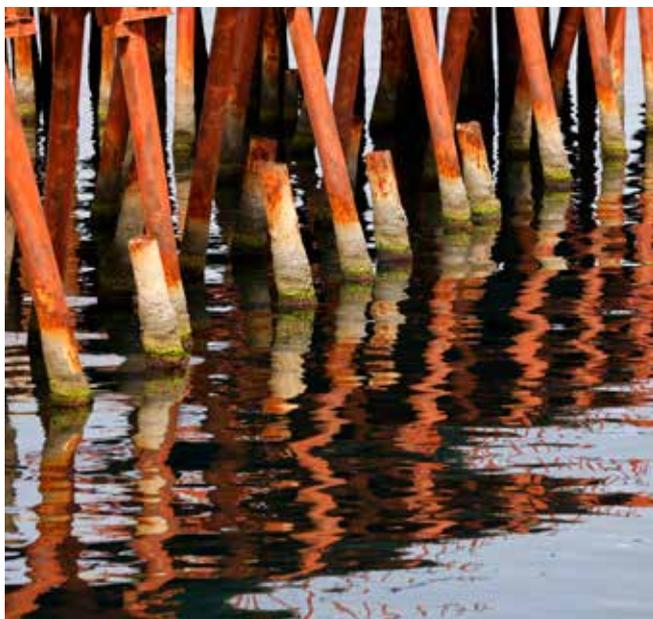




时间快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先派兵东征，然后南下前往巴库，急需阿塞拜疆的石油。据说法西斯军队甚至到达了北高加索地区，但抵抗和随后的缓慢推进耗尽了他们的坦克，

导致他们不得不向后方请求提供大量自行车和马匹用于撤退。然而，德国未能实现希特勒的目标，无疑是其最终覆灭的一个原因。

在纪念米哈伊尔·卡韦罗奇金及其团队成就的“油岩”纪念碑上看到了这个故事，我们非常佩服他们为帮助阿塞拜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恢复所做的努力。



### 第二次石油工业繁荣

现代石油工业繁荣始于1994年签署的“世纪合同”。独立三年后，总统盖达尔·阿利耶夫在严格保持政治平衡的前提下，说服了来自8个国家的11家大型公司投资阿塞拜疆石油工业，为其发展贡献力量。大约10年后，第一笔石油收入进入国家财政，社会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也开始了基础设施建设，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油岩”焕发了新的生机。到我们参观时，保障



了4000户家庭提供了就业和收入，同时也为支撑工业和现代生活方式至关重要的能源供应发

挥了作用。当然，我和同事们都不是工程师，所以我们更想亲眼看看，在条件如此恶劣的地方建造如此大型建筑的真实原因——开采石油。我们再次坐上小巴，前往所谓的主哨站。根据安全条例，我们不能靠近产油层。废弃的码头上还留着一根带阀门的管道。它缓慢而勉强地转动着，流出一种古铜色液体。一股扑鼻而来的香气最终打动了我们，我们回去吃午饭，很高兴能亲眼看到、用鼻子闻到这一切辛勤劳动和牺牲的成果。食物美味极了，不愧是辛勤劳作所得。

为了方便、经济且体验新鲜感，我们搭乘另一班次的船只返回陆地。前往巴库港的途中，首都迷人的夜景灯光再次提醒我们，石油工人的辛勤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 感慨万千……

那是18年前的事了，当然，我也听说自那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很想回去看看那座我称之为世界工业奇迹的建筑。我知道它现在





是一个制造平台,但或许有一天会变成一座工业博物馆。我可以想象,即使是对石油产业持怀疑态度的游客,也会被“油岩”的惊人壮举所震撼,并带走一瓶石油作为纪念品。虽然“油岩”及



其产品可能即将走到尽头,被更环保的资源所取代,但它们对生活和经济所做的贡献、取得的成就和成果是巨大的,会留下切实的历史印记。

克服对那些与我们自身观念和文化不太相符的概念和文化的本能抵触情绪,或者避免用现代观念评判过去,并非易事。或许,亲身接触和观察才是通往真正理解的最可靠途径。当你看到卡韦罗奇金的作品所带来的影响,读到他因此两次荣获列宁勋章时,你会回想起那个时代,回想起他的作品本身:他是否配得上这些荣誉?我想很难不回答“是”。

### 艺术作品中的体现

而怀有这种敬畏之心的并非只有政客。就在几周前,我参观了位于巴库大道上的亚拉特当代艺术空间,看了马拉尔·拉赫曼扎德(Maral Rahmanzade)(1916-2008)的作品展。她是第一位在“油岩”上创作的艺术家(1953),亲自捕捉到了那儿的人们及其工作的戏剧性、美丽和灵感。几年后,塔希尔·萨拉霍夫(Tahir Salahov)接棒,他的“严酷风格”与正式的“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笔下的“油岩”画像已深深植根于阿塞拜疆的艺术传说之中。

### 背景信息……

如上所述，阿塞拜疆正致力于发展清洁能源，在去年11月主办了COP29气候变化大会。然而，会议期间有一个时刻让BBC记者感到困惑，他明显缺乏理解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声明所需的背景信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主办国总统宣称石油和天然气是“上帝的恩赐”。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批评西方“假新闻”报道阿塞拜疆排放污染气体，并表示，各国“不应因其化石燃料储备而受到指责”（<https://is.gd/cmC9v7>）。

如果没有石油和天然气，阿塞拜疆乃至整个世界如今会是什么样子？我很感激在“油岩”项目中，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为了满足我们如今的生活所需的能源而进行的英勇而富有创造性的斗争。✿

